

◇两代风景

父母最爱看天气预报

[北京]李清

住在老家的父母每天都看电视。父亲看得最多的是新闻联播,以及社会与法制频道;母亲则盯着电视剧里的悲欢离合,每天必须看上两集。两人唯一能一起看的,就是天气预报。

乡下的农事离不开天气。春种要抢好天气,夏收的粮食怕雨淋,秋种的菜苗经不起霜冻,天气预报关系到地里的收成。其实他们每天在家,要想知道天气,抬头看天就行了。天气要大变的时候,邻居们也会相互提醒。

父母每天雷打不动地看天气预报,除了家乡的,还要看我所在城市的。毕业后我去了江南工作,父母的天气预报里就多了一座陌生的城市。母亲总记不住那城市的名字,每次跟人说起,都只含混地说“我儿子在那个地方”。除了天气,她对那座城市几乎一无所知。

后来我成了“北漂”,父母便开始每天关注北京的天气预报。北京的降温、沙尘、暴雨,甚至一场小小的阵雨,经常都能让他们比我还紧张。冬天里有一天,父亲在电话里语气急得不行:“北京要降温,降到零下好几度,你要多穿点,千万别冻着。”我不禁笑了:“爸,北京有统一供暖,屋里比老家暖和多了。”电话那头,父亲愣了一下,过了一会儿,他又倔强地补了两句:“那你每天总得出门吧?总不能一直待在屋里吧。听天气预报的还能有错!”

去年秋天开始,我的孩子去天津上学了,父母的天气预报里又多了一个城市。一次通电话,父亲带着几分骄傲地说:“我现在每天都要看三个城市的天气——老家、北京,还有天津,一个都不能少。”我随口说:“天津和北京离得那么近,气温差不多,加減一两度就行,没必要特意看。”父亲坚持:“那不一样,我得亲自看了才放心。”我又忍不住问:“爸,您看了又能怎样呢?远水解不了近渴,孙子要真冷了热了,您也帮不上忙。”母亲接过电话,说了一句:“每天看了天气预报,心里才踏实,晚上也睡得香。”

受父母影响,我也养成了习惯,如今每次打电话之前,总会先在网上查一下家乡的天气。一次我提醒他们老家要变天了,注意保暖,父亲却满不在乎地说:“你不用管我们,我们活了这么大年纪,会看天色,冷了添衣,饿了做饭,不用你操心。”可母亲后来偷偷告诉我,每次我提醒他们注意天气后,父亲挂了电话都会偷着乐半天,逢人就炫耀:“我儿子可关心我们了,经常提醒我们看天气呢。”

我想邀请父母来北京玩几天,带他们逛逛北京的景点。父亲说:“春天有沙尘和雾霾,不舒服;夏天有暴雨,还有泥石流,不方便;秋天你国庆长假要回老家,不用麻烦了……”我说:“那要不冬天来吧?北方有暖气,屋里暖和。”母亲在旁边接话:“哪有过年不回老家团聚的?”父亲却咳嗽了两声,说:“也可以嘛,我看电视上说,现在很多老人流行‘反向过年’呢。”没想到他居然知道“反向过年”。我还没来得及高兴,他又说道:“不过到时候得先看天气预报再说,要是下雪结冰,交通受影响,我们就不去了,否则会折腾。”唉,希望今年冬天北京天气好一些。

前几天打电话,父亲的语气有些失落,说家里的电视机坏了,不管怎么按都出不了画面。母亲在旁边小声补充:“看不到天气预报,心里总空落落的,晚上也睡不安心。”我赶紧查了北京和天津的天气,一一告诉他们。挂掉电话,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得让在城里的弟弟赶紧回趟家,把父母的电视机修好。

◇心灵点击

女儿是小学生,可以说是与AI共同成长的一代人。她现在的一个“好朋友”就是豆包。考卷上的作文,批改之后她会发给豆包,让它帮忙优化并分析写法;周末跟同学去玩“拼豆”,先到豆包搜索图样;喜欢画画的她还把画作上传,生成动态图。

这个被称作“豆包”的人工智能软件,早已渗透进她的生活和学习。

一个周末的午后,我无意间点开手机里的豆包,发现了她的聊天记录。对话框里,她的提问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:“好闺蜜跟别人玩不理我了,心里有点难过怎么办?”“同桌想换我的卡片,可我也喜欢,怎么拒绝呀?”那些我从未察觉的小烦恼,正流向这个一直在线的“树洞”。

我问女儿:“妈妈之前跟你说过,你有什么烦恼困惑的事情都可以跟妈妈讲啊,我会帮助你。但你好像都跟豆包说了,这是为什么呢?”女儿想了想说:“跟豆包说比较安全,它不会像你那样紧张担忧,而且它不会因为我的问题幼稚而打击我。”

我纳闷地问:“我平时从没有打击你呀。”

“妈妈,你偶尔会的。你会评价我,比如‘你这样想是不对的’,但豆包就不会,它只会安慰我,并且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。”

我这才仔细看了一下豆包的回答:“宝贝,我特别懂你这种感觉,好朋友突然跟别人玩,难免心里酸酸的,有点孤

◇秦淮河征文选登

秦淮河的水,从东水关流来,又向西水关缓缓而去。它像一条碧绿的绸带,把南京城轻轻地系在腰间。

秦淮河就像老门西的邻居,静静地陪了它一千多年。春天,河风吹来两岸的花香;夏天,河水的凉气能给巷子降温;秋天,落叶飘到河面上,像一只只小船;冬天,薄雾笼罩着河面,老门西的房子若隐若现,像仙境一样。

河还是那条河,水还是那些水,只是河边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。但不管怎么变,秦淮河和老门西,永远是最般配的。一个是流动的诗,一个是凝固的画,一起守着南京城最美的记忆。

说起老门西,那儿曾是我家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,凤凰台、杏花村、瓦官寺、钓鱼台、柳叶街、胭脂巷……这些名字,单是念一念,就有股古旧的诗意,从舌尖一直沁到心底。我常常想,这儿该是顾恺之们“魏晋风度”灼灼其华的地方吧?是李白高吟着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时看见凤凰台的地方吧?也是杜牧在迷蒙的晚唐烟雨里,瞥见杏花村的地方吧?想着想着,眼前的巷子便朦胧起来,仿佛那些衣袂飘飘的身影,刚刚才从拐角处消失。

比起东边夫子庙的笙歌彻夜,比起老门东的精巧雅致,老门西是朴拙的,甚至是有些破旧的。可有人称它是

◇似水流年

上山之前,我其实已经见过迎客松了。

在茶叶盒上、挂历里、父母的老相册中、朋友圈九宫格的中间位置。它的姿态完全相同,一侧枝干伸出来,犹如酒店门童伸手拉门,背景永远都是那几块似曾相识的石头以及挥之不去的云雾。

因此当我一级一级爬到一千六百多米高的地方,全身都被汗水浸湿,膝盖发软地站在它的面前时,首先涌上来的不是激动,而是一种奇怪的熟悉感。它就长在那儿。石栏围着、铁架支撑着,像一件被好好保管的文物。导游举着小旗子说:“拍照的人往这边走,拍完往前走,后面还有人等。”人们排好队后拿出手机拍照,然后看下屏幕,满意后离开。

我也拍了。不拍的话对不起这次登山。拍完之后我站在旁边多看了它一会儿,忽然有点难过。据说这棵松树已经活了一千多年,现在它就像一个疲惫的演员,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表演。被印在各种商品上、写进文章里、被镜头对准过无数次。但是我们之中真的有谁真正看见了它吗?或者说,我们只是来“确认”的——确认是否和照片中的它一样,确认自己没有白跑一趟。

这时我的目光便离开了它。栏杆外,它脚下的陡峭岩石缝隙里长着一丛矮小的草,草叶细如针,在石缝中挣扎着钻出来,深绿色的,边缘略微泛黄。草旁边有一棵不知

AI“树洞”

[南京]黄晓静

单,是不是呀?”下面还给出了4条简易的小方法。我看了觉得特别在理、实用,这豆包还真有点像心理医生了。

“可妈妈也会帮你呀。”我试图辩解,却想起自己曾脱口而出的“你应该大度点”“数学偏科就应该多花时间练习,这一点你不明白吗?”原来大人和孩子的对话,本就带着主观的“评价”与“被评价”,而在AI的世界里,没有“应该”,只有“可以试试”。

晚饭时,女儿突然说:“今天我跟同桌说‘卡片是妈妈送的生日礼物,不能换’,她笑着说没关系。”我看着她嘴角的梨涡,想起豆包的建议里那句“拒绝时可以说‘这个对我很重要’”。原来豆包教给她的,不是逃避,而是如何带着勇气面对真实的关系。“这豆包还真实用。”我大方地承认道。

“好吧,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生活小烦恼的路径。不过我希望你多跟身边的同学、朋友,还有爸爸妈妈交流沟通,好吗?”我想起小时候写满了心事的日记本,那些不敢跟爸妈说起的小秘密。或许这代孩子的幸运在于,他们有一个永远不会说“别想太多”的倾听者,还有一个会给出解决路径的引导者。

人工智能不会取代真实的关系,但它像一面镜子,照见我们作为父母的教育盲区——那些被“为你好”掩盖的不耐烦,那些用“评价”代替“倾听”的瞬间。毕竟,最好的教育,是让孩子知道:无论向谁倾诉,都会被温柔以待。

老门西的旧时光

[南京]龙悦霆

“南京的里子”——里子这东西,平日是看不见的,却最贴身,最知冷知热。

巷子是窄的,曲曲折折,缠缠绕绕,像是谁随意丢下的一团麻线。走在里面,你得放慢脚步,不时侧身让过邻家晾晒的竹竿,或是谁家门槛上打盹的花猫。巷子太深了,深得能藏住光阴。随便拐进一条岔道,便像翻开了城市的“褶皱”——这些小巷,实在不只是走路的通道。它们是客厅,是庭院,是整个街坊共有的天地。午后的阳光斜斜地切下来,一半洒在墙头,一半落在巷心。晾着的衣裳,花花绿绿的,像万国博览会的旗帜,在微风里轻轻招摇。不知谁家灶上飘来葱花炆锅的香,混着另几户窗里泄出的饭菜味,竟有些醇厚的意思。收音机里咿咿呀呀地唱着戏,辨不清是越剧还是黄梅;自行车“叮铃”一声过去了,留下一串清脆的回响。

小小的天井,集采光、通风、排水于一身,真真是这老房子的肺腑,一呼一吸,都牵动着整个院落的生命。一个大院里,从前住着的是一族人,长幼有序,所有的生活都是半公开的,没有谁觉得不便,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热闹与安心。

他们守着这老屋,守着这巷子,守着这满城的旧事。守的不是别的,是心里头那一点化不开的牵挂。

落在险要处的松

[乐东]邢凯

名的小松树,歪歪扭扭地往上长,没有迎客松那种标准的姿态,还很丑,像是一个还没完全张开就急着要出头的小青年。

我蹲着看了好久。无名之辈没有名字,没有故事,也没有人在茶叶盒上印上它们的名字。风吹日晒、无人问津,但它们生长得十分认真,每一片叶子都向着阳光的方向生长,每一根枝条也都尽量伸展出去。在那种认真的态度中有一种东西突然让我觉得安心了许多。

忽然间我明白了一件事情。我不是来观赏迎客松的。我是为了理解“看迎客松”的概念而来。登黄山一定要做的这件事,这个概念被灌输给我,我便接受了。真正让我心里一动的是那些没人提起的东西,是石阶缝里的苔藓,是山壁上渗出的冷冰冰的水珠,是那棵小松在风中摇曳的样子。

此时的黄山就长成那样了。不是符号,不是广告,也不是朋友圈素材,而是一片正在生长、静默的山。

下山的时候,我不再着急赶路了。我停下来摸了摸一块石头上的纹路,看一朵云从山的一边慢慢飘到另一边,闻到了雨后泥土和松脂混在一起的味道。这些东西不能拍成照片发到朋友圈里去,也不能写成好句子。但是它们使我觉得黄山之行没有白来。真正的好风景,从来不在打卡清单里,而在你肯为之停留的目光中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